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五目錄

蕉軒隨錄卷五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楊賜碑

劉舍人文心雕龍云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按中郎集中楊公碑凡三首一題曰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一題曰漢太尉楊公碑一題曰文烈侯楊公碑兩書公諱賜字伯猷而後漢書賜字則作伯獻

處士

荀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爲險穢而强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訾者也此言切中士弊昔三士以一桃自殺秦散三千金而士鬬叔孫通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喜謂叔孫先生眞聖人甚矣虛聲之可鄙也

歸鹿放虎

武成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宋袁文甕牖

問評作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不知何據

大風

乾隆乙丑袁簡齋先生宰江甯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其村氓問明姓氏次日送其還家女婿東城李秀才子李疑風無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先生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先生取元郝文忠陵川集示之其詩云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負

從鍾建背爭看燈下來鬼物雲鬟欹斜倒冠佩又云自說吳門六千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門牓天賜幾年夫壻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李無以應先生復曉之曰郝文忠一代忠臣豈肯誑語但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此女無此福耳李大喜兩家婚配如初制府尹公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又紀文達灤陽消夏錄載闢展土魯番地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徑之路闊不過三四

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衆車以巨繩連綴爲一倚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輜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烏魯木齊接闢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并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爲風吹至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巳正至午巳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爲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

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韓女被風吹九十里徐吉一時許二百里此中國與沙漠形勢不同古稱風災鬼難之域信然又按遼開泰七年節度使勃魯里至鼻灑河遇雨忽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一酒壺在地竟不移袁紀二公均未曾引及也

潘墨仙

懷遠潘墨仙紀少霞明府綸之兄也六歲目雙瞽長而讀書一過即能熟記兼工吟詠性極孝母歿廬墓數年如一日有墓下作云老母家中藏瞽兒冢邊呼倦極依家卧夢見醒又無後二語一字一血漢魏以來作者無

此沈痛筆墨乃於不識字之瞽人得之覺三百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僅止道著一面也陸放翁云乃知母子意更遠未嘗隔嗚呼如是仙者可謂孝矣

李文姬

東漢李固女名文姬嫁同郡趙伯英當固遭梁兾之難三子兩死獄中文姬匿其弟燮託固門生王成保全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兾誅桓帝詔求固後燮得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路人范史敘其事於固傳中而不入列女彼陳留董祀妻蔡文姬被擄胡中十二年曹

操以其爲蔡邕之女金璧贖歸重嫁于祀吾不知十二年在虜中節耶烈耶靦然登諸列女之間不幾爲李文姬竊笑𣁋

隨任應試

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二名賈錫爵滿洲人是時作宦者子弟隨任准其與省試也見廣西歷科題名錄

郢中九老

欽鮑雙五先生督學湖北按試安陸時府縣學校官十

人鍾祥縣教諭蔡理元 蘄州舉人年七十六潛江縣教
諭徐洲 興國舉人年七十三安陸府教授潘恒月 興國
舉人年七十三天門縣訓導胡學洙 鄖西歲貢年七十
潛江縣訓導蕭協中 嘉魚歲貢年六十八天門縣教諭
李如筠 江夏舉人年六十七京山縣訓導邱齊益 武昌
優貢年六十五京山縣教諭柯光澍 大冶舉人年六十
二安陸府訓導楊萬炳 松滋歲貢年九十一惟鍾祥縣
訓導蕭燴 竹谿廩貢年四十四爲最少自楊君以上九
人合六百四十三歲連閏扣去虛日共閱甲子三千九

百一十有贏先生有郢中九老歌亦嘉話也

順治年搢紳

紀文達公昀家藏順治間搢紳一部按其序文始於順治丙戌蓋自甲申定鼎至丙戌年方有刊本見吳香亭侍郎文集宋趙升朝野類要搢紳仕宦之稱指其笏帶而言也

寧甯二字通用

㬌陵聖諱下一字今改作甯字按此二字古本通用史記酷吏傳有寧成漢書作甯成廣寧縣漢書地理志作廣寧晉書作廣甯蓋皆本於左氏傳公孫寧儀行父公

羊傳乃作公孫甯儀行父也改字敬謹避諱適與古合

竹夫人

編竹如圓枕空其中長三四尺夏月抱以卧可以清暑名之曰竹夫人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是送竹几與謝秀才俗呼竹几亦曰竹夫人也

滅明

澹臺子羽名滅明菖展輿之黨有公子滅明見昭公元年左氏傳

禪悅寺神鐘

澉浦東門外禪悅寺有鐘一口相傳初鑄成時叩之無聲僧某自海上來云鐘失魂故不鳴乃使人入海招魂再叩之聲聞數十里矣

僧道加顯秩

魏僧法果曇證並加老壽將軍唐武后加僧懷義左衛大將軍梁國公中宗除道士史崇恩國子監祭酒加道士葉靜能金紫光祿大夫睿宗時長安浮屠慧範封上庸郡公與誅張易之擢三品御史大夫又代宗加不空和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太平五年加道士馮若

谷太子中允重熙十九年加僧惠鑑檢校太尉咸雍二年加僧守志五年加僧志福并守司徒宋欽宗靖康元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元劉秉忠明姚廣孝陶仲文可以有偶矣

輿機

曾子問輿機疏以木爲之如牀先用繩繫兩頭謂之橋

姻

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定公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左氏傳曰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之子

娶吉射之女云

蘭花卷子詞

楊小坡茂才組榮工塡詞有爲王謙齋茂才題秦淮女史吳瑞雲蘭花卷子南北曲一套聲調蒼涼借題感興置之曲譜中不減玉茗風韻也詞曰正宮端正好恭天涯人何處望江南榛棘荒蕪花心更比人心苦是一篇着色的離騷賦滾繡毬想當初十二欄干簾影疎三五中秋月影孤看樓外垂楊一樹把長橋遮得模糊甚文章大小蘇甚神人大小姑喬珠娘烟花業王俊王郎曠代才

無那管他桃花竟日隨流水 端的是 寒雨連江夜入吳

對畫蘭 媚影親摹 【脫布衫】 你是個阮籍窮途他是個卓氏

當壚 鍾情的 夢兒中陽臺遇雨 傳神的 畫兒中空山泣

露 【小梁州】 那時節 院落沉沉日影晡 他爲你 滴翠調珠 遙

有個可人捧硯 是 掌中珠迴眸顧花也病 難扶 【么篇】 怎地

中隱隱鳴金鼓眼睜睜斷梗江湖 血染了 石頭城 屍填

了桃葉渡 你尚有 生綃一幅花不共人枯 【上小樓】 一 霎時

香簾繡幕 都變了 幾堆黃土 再休提 風雨秋燈烟波畫

船詩酒狂徒看樓鳥聽啼蛄野花無主 享一 點 畫蘭名

天還嫉妬【么篇】則爲你名魁花譜花爲香祖俺也曾裁典
鷫鸘裙潑胭脂帳掩珍珠倡家雛酒家胡綴謌慢舞只
落得鬱蒼蒼斜陽滿樹【耍孩兒】王郎呵你當年箏笛鳴秋
浦剔一片蘆花舞絮抽刀殺賊竟何如破靑衫依舊寒
儒留得個一叢香草三生石最傷心滿地飛灰萬卷書
喫緊的相思譜雖則是無人可賞却怎生有口難餬【五煞】
深惜你倦吟花詩句香醉談兵膽氣粗大人藐視終難
過禰衡不肯游江夏西子何曾去五湖目斷臺城路似
你這深山小草怎難忘野水殘蒲【四煞】最愛你亂排場不

讓人風頭銜衆口誣蕘豬雞處心艮苦這壁廂八公草木新烽火那壁廂六代江山舊畫圖一卷朝和暮猛想起悲歡離合塗抹些也者之乎【煞三】堪笑你謁塗山眼界空冔荆人獨自哭蘭魂吹入琴堂鼎說甚麽黃衫傾倒真名士他也曾紅拂私奔丈夫一瓣心香炷怎當日飄零蕩子又做了勇敢狂奴【煞二】可恨你破蒲團坐得拘舊青氊守得愚怎十家姊妹將人悞江淮才子名雖重脂粉嬌娃骨已枯大叔皆天數可記得紅巾揾淚綠酒提壺【煞一】俺勸你謝風情多讀書覓生涯且濫竽黃金杜

牧人爭鑄只爲你深深香霧迷蝴蝶因此上苦苦春風叫鷓鴣一唱君當悟似這般情苗恨蘂到不如永斷根株[illegible]知君孽夢魂代君訴肺腑可憐曲恨無人顧我待要請正蘭花花不語

王世貞庸妄

知人論世士君子之責然須實有見地方不設是非好惡之公若逞一已筆舌輕議古人則謬之甚者也吾祖元英先生遯隱會稽鑑湖之濵漁釣爲樂時稱逸士廣明中和間江南爲律詩求有及先生者王贊府先生詩

爲人錢起之室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十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先生其一孫郃作傳亦推許極當唐詩紀事所云先生爲人野質每見人設三拜曰禮數有三識者呼方三拜不過逃名賢風韻初無貶詞也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中以先生之三拜比之宋朱元晦孫之號朱萬拜者斷爲人妖濬師按晦翁曾孫浚當賈秋壑柄國時官浙漕每有札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浚爲朱萬拜夫先生之三拜自鳴其高朱之萬拜諂事權相一名儒一巧宦謂巧宦爲人

妖則可謂名儒爲人妖則世貞自居何等耶　四庫全書提要稱世貞初羽翼李攀龍後歸然獨存爲時耆宿其聲價遂出攀龍上而摹擬剽襲流弊萬端其受攻亦甚於攀龍洵屬确論歸熙甫目世貞爲庸妄子信然哉信然哉

享國之久

堯舜以後人主享國之久者夏履癸（即桀）五十二年商太戊七十五年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宣王四十六年平王五十一年敬王四十四年

顯王四十八年赧王五十九年漢武帝五十四年蜀後帝四十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唐元宗四十六年宋仁宗四十二年理宗四十年明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其間夏桀昏暴周昭溺楚平王東遷蜀後主出降梁武餓死臺城唐元宗遭祿山之亂宋理宗局於南渡之後按遼聖宗在位四十九年究非正統可比若我

大清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有一年

高宗純皇帝在位六十年尊

太上皇帝四年

祖

孫相承垂衣裳而治者百二十餘歲萬邦協和中外臣

民悉被太平之福盛矣哉足以方駕三五超邁漢唐矣

葷桃茢

禮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

於膳夫鄭註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

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按檀弓君臨臣喪

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桃是桃枝茢是萑苕所以埽除

不祥若君用膳何必用此辟凶邪之物且不知有何凶邪之可辟殊覺牽强不近理鄙意葷即葱蒜等物釋家以大蒜小蒜興渠茖楷葱為五葷道家以韭薤芸薹葱薤為五葷桃即桃諸王肅云諸菹也茢即爾雅勃茢註一名石芸說文凡草之可食者皆曰菜芸草似目宿茶急就篇註芸蒿生熟皆可啗則石芸當即芸薹范石湖詩菘心青嫩芥薹肥可證芸薹芥薹皆食品所必需

省中詩

吳潘潄庭前輩曾綬省中雜詩云秋高萬籟靜無聲官

燭名花照眼明不見薰香雙侍史窺人只有月多情徐中丞士林康熙癸巳進士初官中書有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侍女薰香近有無中書典故費探研書省彎毫二十年閉戶著書入海裏至今一序共流傳杭州王裴山正巧出入省闥二十年每入直輒搜考檔案勒成一書名中書典故彙紀其目有六曰官制職掌儀式恩遇建置題名而以雜錄終焉杭世駿爲作序人分四值共趨班辰入申歸僕僕閒齋下三單忙注本一鞭恰趁夕陽還遇赦綮封印聖駕進宮日則三日本齋下領歸摺件寫分明守晚親聽玉漏清早班領每日上諭奏摺候夜直者代爲守晚更有改發新式樣除官硃筆自題名凡御筆親書者爲硃簽特旨改票爲改簽楮陰繚繞北垣前妙

筆鴻臚點綴妍日影參差人久坐相公眞是地行仙內閣北垣下有老楮一株歲久成陰相國澤州公機務之暇時一憩焉泰州禹之鼎繪成楮陰圖公自題二詩查慎行和之云淌知黃閣異人間獨樹能高便不孤蕭灑坐看移日影婆娑行愛蘚苔斑堂餐撤後仍開卷賜杖攜來正押班爲報官居如邸第太平機務有餘閒余僕直十年校書三館誦澈庭詩覺此身猶在五雲深處也

耳衣

唐李廓送振武將軍詩云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按耳衣卽今北地冬月所用耳套

九說

董醞卿尚書有九說一篇茲錄之說云歲乙丑總稅務司赫德言數之中惟九最奇詳叩其說曰一九自成爲九及十九百九千萬九億九凡無奇零與一九同者不必言也至如二九一十八一八九也三九二十七二七九也四九三十六三六九也五九四十五四五九也六九五十四五四九也七九六十三六三九也八九七十二七二九也九九八十一八一九也又如十一九爲九十九九九即一十八一八九也十二九爲一百八一八九也十三九爲一百一十七一一七九也十四九爲一

百二十六一二六九也十五九爲一百三十五一三五
九也十六九爲一百四十四一四四九也十七九爲一
百五十三一五三九也十八九爲一百六十二一六二
九也十九九爲一百七十一一七一九也二十九爲一
百八十一八九也又如二十一九爲一百八十九一八
九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二十二九爲一百九十八一九
八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二十三九爲二百七二七九
也二十四九爲二百一十六二一六九也推而至於二
十九九爲二百六十一二六一九也又推而至於九十

九九爲八百九十一八九一卽一十八一八九也又如
一百一九爲九百九九九卽一十八一八九也一百二
九爲九百一十八九一八亦卽一十八一八九也一百
三九爲九百二十七九二七亦卽一十八一八九也推
而至於一百九九爲九百八十一九八一亦卽一十八
一八九也又推而至於九百九十九九爲八千九百九
十一八九九一卽二十七二七九也又推而至於九千
九百九十九九爲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一八九九九一
卽三十六三六九也又推而至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

九九為八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一八九九九九一即
四十五四五九也又如八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一減
一九餘八億九萬九千九百八十二八九九九八二即
四十五四五九也再減十九餘八億九萬九千八百九
十二八九九八九二亦四十五四五九也再減百九餘
八億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二八九八九九二仍四十五
四五九也再減千九餘八億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八
八九九九二亦仍四十五四五九也又如八億八萬九
千九百九十二減九千九為八萬一千餘八億八千九

百九十二八八九九二即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八千九爲七萬二千餘七億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二七三六九九二亦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七千九爲六萬三千餘六億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六七三九九二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六千九爲五萬四千餘六億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二六一九九九二亦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五千九爲四萬五千餘五億七萬四千九百九十二五七四九九二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四千九爲三萬六千餘五億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二五三八九九

二仍三千六三六九也再減三千九爲二萬七千餘五
億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二五一一九九二卽二十七二
七九也再減二千九爲一萬八千餘四億九萬三千九
百九十二四九三九九二卽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一
千九爲九千餘四億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二四八四九
九二亦三十六三六九也推之而再減九十九九爲八
百九十一餘四億八萬四千一百一四八四一一卽一
十八一八九也又推之而再減九百九十九九爲八千
九百九十一餘四億七萬五千一百一十四七五一一

亦卽一十八一八九也又推而再減九千九百九十九九爲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一餘三億八萬五千一百一十九三八五一一九卽二十七二七九也離之而九合之而九益之而九損之而九縱之而九橫之而九蓋隨意所之回環往復而無不然也由是而兆而京而垓而秭而壤而溝而澗而正而載亦無不然也此惟九爲然八以下皆不能然也覆按之信恂惟六經言數莫詳於易而乾元用九未著此義嚮人書汗牛充棟號九九術而目所經見亦未有此者恂生五十九年矣今乃以至

淺至近者而竟聞所未聞則終身由之而弗之覺此外
正不知凡幾也噫可懼也

惠劉戣瞿銳

周禮司兵之掌以戈殳矛戟弇夷爲五兵司馬兵法以
弓矢殳矛戈戟爲五兵樊文淵七經義綱格論車上五
兵戈殳車戟酋矛弇夷步卒五兵戈殳車戟酋矛矢是
司兵所掌乃車上之器司馬所云乃步卒之器也古兵
器體異名殊形制難於稽考書顧命執惠執劉執戣執
瞿執銳他經傳中皆無聞鄭氏云惠狀斜刃宜芟刈劉

今鑱斧戣瞿今三鋒矛與孔安國註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皆戟屬不同按惠本逼鏸集韻鏸音叡侍臣所執兵器瞿逼戵唐韻古四出矛爲戵又作钁說文兵器也鈗當卽左傳成二年鈗司徒免乎之鈗蓋司徒主銳兵者也然則鄭孔所註不如王肅皆兵器之名五字爲簡截了當

應元徃讖

寶應王補帆中丞凱泰官廣東布政使時倡設孝廉書院擇地於粵秀山麓之應元宮宮祀雷神歲久傾圮爰

移雷神於後山巔而講堂成焉應元之名出道書中丞
郎因應元二字爲書院名實爲會試　殿試之佳兆也
中曰樂育堂右曰紅杏山房左曰仰山軒曰奎文閣堂
之下叉堂三楹東偏爲監院院東曰十三本梅花書屋
中丞五世伯祖樓村先生式丹康熙癸未會狀嘗以所
居十三本梅花書屋繪圖徵詩故中丞植梅題額如之
不特述祖德亦仍以佳名爲之兆也書屋西偏爲董事
所外出爲中門又出爲大門門外爲蓮池自大門至樂
育堂累數十級西鄰菊坡精舍距學海堂不半里許皆

課士地中丞題仰山軒楹聯云嶽峙層霄海內斯文尊北斗雷鳴昨夜天公有意屬南州又題十三本梅花書屋楹聯云開閣集羣英到處宛如逢舊雨和羹期異日諸君何以對名花已已秋書院落成延馮展雲少詹主講中丞復籌備經費手訂規條彼都人士皆欣欣然相告曰阮文達建學海堂後此其繼矣庚午科予提調粵闈與中丞共事月餘適中丞奉　命開府八閩瀕行約予遍行遊覽予有詩紀之越明年辛未　殿試一甲一名進士果順德梁耀樞書院中肄業孝廉也中丞狂喜

不禁復撰一聯寄題講堂云瑞兆豈無因不負兩年彈柳汁（書院首課曾以柳汁染衣命題）科名原有定適逢佳會種梅花盍培植士林之盛心不僅使八百孤寒下淚矣昔宋廣平投梅花賦於蘇味道而得列閣人之目今中丞種梅花於書院而遂兆大魁之祥是所望於安排狀元宰相之人哉又汀州童貳尹（源潤）精青烏學曾爲梁君之祖卜吉壤許葬後可得鼎甲不二十年其應如響術亦神矣

爰運類書之

記臺灣渡海開禁事

臺灣自古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啓中紅毛荷蘭夷人居之屬日本　本朝順治六年鄭成功據而逐荷蘭夷僞置承天府名東都設二縣曰天興萬年其子鄭錦改東都曰東甯省升縣爲州康熙二十年用姚啓聖議授施烺爲靖海將軍征之二十二年烺率舟師由銅山進入八罩直抵澎湖殲其精銳鄭克塽窮蹙歸命臺灣平改置府治領縣三雍正元年復添設一縣初私渡之禁嚴閩粤人利其土地肥美輙偷往開墾久之欲歸則不忍棄業歸則干例禁其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亦不

得往大吏憫焉會奏寬其禁未幾復停罷乾隆已卯光州吳湛山先生士功撫閩特以情上 聞其疏曰凡有渡臺人民禁絕往來不能搬移現在臺地漢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若棄之而歸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繫戀妻孥實有不能自已之苦衷以致急不擇音冒險偷渡百弊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臺灣縣志云內地窮民在臺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俛仰之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

例禁莘賄船戸頂冒水手姓名掛驗婦女則用小漁船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經汎口覺察奸梢照律問遣囤刑當其罪而杖逐同籍之民筆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通習水積匪用溼漏船隻收載數百人入艙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陷沒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漲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志言如此臣思

愚民之被害奸梢之肆惡會鼎梅身涖臺灣見聞自確載諸邑乘考訂非虛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在汪洋人跡罕到之地被害者旣已溺於波臣倖免者亦緣自干禁令莫敢控告故例禁雖嚴而偷渡接踵臣計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九百九十九名口內溺斃男婦三十名口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為匪者悉出隻身無賴若安分良
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繫戀有仰事俯育之
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
疊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以後亦未有在
臺滋釁生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臺者身同
羈旅常懷內顧之憂在內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
以故老幼婦女煢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致鋌而走
險畢命波濤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合無仰懇

勅部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者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拏遞回外若在臺有業良民果欲迎其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婦孫男女及同胞兄弟過臺者許赴臺地接管官報明籍貫眷屬姓氏年歲册移原籍覈覆給照回籍搬接其在內地眷屬欲過臺完聚報明該管地方移臺核覆申督撫給照亦如之過臺時驗照放行如人照不符而放行及濫給路照各當該官司均分別議處其餘偷渡人仍如舊例嚴禁疏入下部議行從此渡海良民感頌

皇仁咸有室家之慶矣

張說

漢安丘懿侯張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一歲五月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羽以將軍定代侯二千戶唐張燕公盖襲其名是古今有兩張說也

蔣太史答隨園書二首

蔣心餘先生藏園文集文孫雲樵太守立鼎重刊於廣州持以餉予獨缺答隨園老人二書特爲錄出并屬太守補刊於後也

附錄答隨園書

士銓頓首隨園先生士銓生于貧賤又少師承天性所發遂恣肆爲詩間質之時賢所贊皆不中竅竊以自厭乳臭之子纔知平仄便掉一帙邀名于盲瞽之大人先生心竊非之故行年四十無一句鐫板者意欲得大知識正法眼論定然後自信讀公來札數千言如久痼之人得和緩砭針始而肌肉慓慓然繼則筋骨融融然終之以暢然熙然而疾霍然大起公才冠一代乃于區區之後生片長薄技苦心鞭策之珍

愛若斯使公爲宰相則三百六十之官皆得其能者
而用之天下寧有棄物士銓何足重輕而公之心乃
斯文命脉所關此士銓所以爲天下不遇知已者哭
更爲天下幸獲知已者狂舞歡笑而不能自止也拙
詩斷自甲子甲子以前一火了之後至壬申纔彙草
稿得公震撼之今年當于會稽卒其業士銓昨日服
七品官服拜祖先畢即躬走謁蓋欲面叩千百求爲
先公存數字不料公以校勘排集之故爲我謝我感
泣何似否則賀前輩年正不必如此其至誠也先公

事實無誣冈公酌收之不拘體製并不必拘立傳與銘墓也　覆書方去詩册遞來就老母爐火光中急讀之覺天雲下垂海水斗立此氣乃孟子之氣豈貲糊所能萬一而云學某體何也士銓感激汗顏不知所措贅之拜之所針砭處字字確當悵得師之晚悔失路之多怦怦不能自已收之桑榆不敢不勉

公文海涵地負嶽峙淵停爲四五百年來第一作手大抵以史漢爲根柢而沉浸于歐柳之文其風趣雋妙又兼南北史晉書之神真氣鼓盪刻畫忠孝標緒

奇詭使讀者或哭或笑狂叫跳舞不能自止一代巨公元老傳之史冊者不能詳其軼事非濡則板未足盡其人生平兩夕以來朗誦一過老母山妻掩泣者纍歔輒不勝而幼子聞角黍蘸硃及戴石臼而舞書佛頂羅漢身上詩皆笑躍不止季者問曰當更覓題佛身上詩來一讀之必驚倒阿爺也然則公文之傳百世而入肌骨于此已見其端矣方知公文在人間乃天地鬼神假公巨手以發靈秘定非尋常生一才人可比銓又何足以少益高深乎銓遍觀時賢所爲

古文無十分滿意者魏叔子失之雜侯壯悔失之空
汪鈍翁間露時文氣若靈臯乃枯骨槁木不足言簡
潔文齣隸湊成句死氣滿紙閱之不能終篇公才大
心細識超學醇故宏放中頓挫剪裁掩出諸公之上
銓惟有五體投地而已彼規摹古人而自命者不能
騙若生一長揖也饒舌狂言死罪死罪

鳳凰來儀

雍正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天台山中有鳳凰高五六尺
毛羽如錦五色俱備立處羣鳥環繞北向飛鳴八年正

月二十日房山縣石梯構山中鳳凰集於峯頂文彩爛然工匠樵牧民人等千有餘人無不共見

春宮允遺詩

長白春玉峯先生春輅與其兄都護公春熙同舉京兆同隽禮部復同入翰林歷官中允工詩古文辭惜稿多散佚喆嗣南星同年瑞昌檢書簏中所藏遺詩數首見示各體均有唐音亟登之俾讀者嘗鼎一臠亦足珍也

五古如冷家庭院海棠盛開答德臨皋前輩德興云入門春正賒蜂蝶喧晴晝花開如有約客至適云觀紅酣

春睡足環燕較肥瘦卯醉暈朝霞午薰堆錦繡天心誇

旖旎美景良難售此行已清暇況復名花就將軍鎮古

易淸風冠宇宙虎帳運韜鈐玉堂欽夙舊贈我錦纏什

語雋奪山秀愧我盆中花異香散衿袖聞說鎮署前春

事尤繁茂富貴乃天成神仙亦邂逅香霏做高閣淸讌

開觴侑雅音謝殷勤蕪詞愧荒陋借此杯酒歡願爲將

軍壽七古如新店早發云荒雞喔喔啼未已野店晨光

催客起出門宿靄散蒼茫日華湧出扶桑紫忽聞人語

出烟中春耕力作千家同麥苗綠潤蜻蜓雨菜甲黃翻

蛺蝶風馬行緩轡搖珠勒領略嵐光與水色倪迂畫本
輞川詩萬變雲烟爭頃刻心安不知途路長郵亭驛堠
遥相望安得閒游恣登眺芒鞋踏遍春山蒼臨皐前輩
招飲賞花賦謝云將軍招客開瓊筵錦屏繡幕春風妍
春光九十風廿四等閒花裏逢神仙神仙偏欲留春住
穠華天遣春陰護將軍家在香國中富貴風流本天賦
今我來思賞此花舉杯何惜醉流霞舊雨重逢欣促膝
芝蘭臭味無纖差對酒頻將既醉歌今年花事賞心多
曉鐘未動春猶在明日尋春奈去何近體如暮宿陶家

屯云野店人來少幽閒慰客情餅香初識味腐美早知名相傳此地小底麥餅醬煮豆腐最佳遠樹斜陽盡深林暮靄橫繩床安卧後宵夢有餘情督工易水呈文孔脩師云京國春光九十時輕車遄發載驅馳庀材細檢冬官記尙匠重尋夏后規敢以麤才卑末伎須知善事有先資機宜指畫憑遵守竊喜晨昏近緱帷鵲華秋色薊門烟亥第星軺奉使旋乙酉乙未師皆入闈校士虎榜昔羅多士盛鳩工今構衆材全移將玉尺供裁度別有金繩界曲拳畢竟矩規資哲匠古來板築屬名賢遊張氏園林云幾日黃沙撲面迎

喜從別墅解行旌到門山色還相引映戶花光倍有情市近不愁沽酒遠出門數武即半壁店街泉高偏愛煮茶清塵勞頓息天機適靜聽時禽自在鳴文孔脩師見示贈答德臨皋總戎招飲賞花諸作賦詩紀事云穠香滿紙賦新詩風雅騷壇仗主持舊雨聯吟開畫閣春陰著意護花枝幽懷暢敘空前哲勝日芳菲訂後期原作有開到牡丹期後約句我讀瑤章頻往復欲摹高格愧蕪詞和臨皋前輩海棠詩韻云瞥眼韶華已十分淡紅香白一羣羣繡屏高敞霏香閣錦陣橫排細柳軍客裡看花春似醉公餘遺興

氣如雲羨君坐鎮饒清福徙倚朱闌對夕曛誰家金屋貯相當深鎖東風絕世妝蝶夢有痕尋舊約駒陰如駛惜流光邀來名友詩兼酒譜定神仙色是香回首昔年鴻爪印國花猶記咏禪房翠芳管領付詩人又結三生未了因金谷園中春似海碧雞坊裏艷如神柔綠莫遣風相妒瘦影偏依月作憐開到牡丹期後約敢辭下里和陽春謝文公分賜南鮮云登盤珍果許分嘗也抵南豐奉瓣香吟罷不愁詩思苦好調氷雪潤枯腸芳園小聚一樽開仟到剛逢佳客來（是日方留文晴軒水部便飯）春橋猩紅

梨雪白玉賓花下侑銜杯又詠海棠花云一抹朝霞暈曉妝猩紅豔絕碧雞坊從來有色香原淡何必春深恨海棠

雞犬飛昇

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又水經注唐公房學道得仙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唯以鼠留之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是雞犬得仙事有二吳梅村詩我本淮王

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乎謂梅村晚節不特有愧劉安之雞犬并不能效感激之唐鼠也

食鼠

嶺南好爲蜜唧取鼠胎未瞬者飼之以蜜飣之筵上以筯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見朝野僉載嶺南人食鼠號爲家鹿見倦遊錄予官嶺西同年李恢垣吏部以番禺鄉中所醃田鼠見餉長者可尺許云味極肥美不亞金華火肉予究有所嫌未敢入口也

模木楷木

樻木生周公冢上楷木生孔子冢上見淮南王木譜

稱公

爾雅釋詁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漢鼂錯父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外議多怨公此父稱子以公也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長者上曰公長者固宜知叔頓首曰孟舒其人此君稱臣以公也宋何偃呼顏延之公顏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公又非君家阿公何見呼為公偃慙甚今人尊顯位及長輩為公而於平輩曰君曰侯

頗有輕重之別矣

夢在君邊

道光戊申鉛山熊筱泉存漢在揚州寄牙章見贈篆文曰夢在君邊章法古逸云是舊賈商某家物携之篋中十餘年余弟濬益甚愛之遂舉以付弟囑善守勿失或問於余曰君邊二字俗否余曰君邊雲擁青絲騎爰處者生紅粉樓李青蓮擣衣篇也或始恍然悟

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見吳志呂蒙傳蒙十五六隨鄧當擊賊母欲罰之蒙曰

貧賤難可居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尹侍郎

博野尹元孚會一少孤貧讀書勵志篤信程朱所著述有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事母孝乾隆八年

高宗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榮之官江南學政時涖金陵徒步造清涼山下澤亭謁吾宗望溪先生執弟子禮恭甚旋卒於官先生曾爲誌墓少宰子嘉銓由舉人官部曹游

歷方伯擢任京卿乾隆四十六年休致在籍忽遣其子
賫摺爲少宰請謚并請將少宰從祀
孔子廟廷
上震怒命英公廉袁公守侗檢查嘉銓京寓及本籍所
著各書其中頗有悖謬處恭讀
上諭中云朋黨爲自古大患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
製朋黨論爲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
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
古來以講學爲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

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爲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爲是
顛倒是非顯悖　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且其書又有
爲帝者師之句則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
不應如此妄語卽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
嘉銓能爲朕師傅否昔韓愈尙言自度若世無孔子不
應在弟子之列尹嘉銓將以朕爲何如主耶又其書有
名臣言行錄一編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
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無論此諸臣居
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

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
常世教均非淺鮮即伊託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
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隲尚皆
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
議論變亂是非實為莠言亂政又尹嘉銓在山東藩司
任内面求賞戴花翎且敢於朕前背述伊妻言狀稱不
得賞即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耻而朕之深鄙
其人實從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顏面從未宣示廷臣昨
日廷訊伊自述不愧此種行徑豈講學者所宜為耶至

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出於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誕妄見於所著各書者倘不一而足正所謂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爲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屢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倖逃法網乃惡積罪盈自行敗露此實天理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生異議者之戒等因欽此旋即處絞自來講理學者不失迂曲即失執拗此聖人所以重體用兼備也

雙生

揚子方言東楚間凡人嘼乳而雙生謂之釐孖秦晉間謂之僆子自闗以東謂之孿孿雙生也殷王祖甲之一嚚一頁許釐莊公之一妹一茂若周八士一毋四乳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一產六人尤爲奇特左傳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杜預集解謂似雙生果爾以一奔女誕生兩賢且并及孔子之門亦罕見也

我觀周道

諸城劉燕庭先生(喜海)性喜譜諜官浙藩時有周君者以觀察需次浙中一日衙參司道畢集周不至先生問之旁有告者曰周君病痢甚劇已請假是以不果來也公笑顧同官曰我觀周道幽(憂)厲(痢)傷之矣合坐爲之捧腹

生訣死訕

王述庵侍郎(昶)致袁簡齋先生書一則曰執事以科第耆英文章老宿作魯靈光巋然爲東南士人所仰止此

困
聖朝人瑞微獨壇坫增輝而已再則曰弟選湖海詩存
已斷手亦作詩話以發明之中論大作謂如香象渡河
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豪傑明歲勒成當以呈教云
云今閱湖海詩傳中蒲褐山房詩話稱其太邸道廣無
論貴邸蠢夫互相酬答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爲弟子挾
之游東諸侯更招士女之能詩畫者共十三人繪爲授
詩圖燕釵蟬鬢傍花隨柳問業于前而子才白鬚紅舄
流盼旁觀悠然自得又云謝世未久頗有違言吳君嵩

梁謂其詩人多指摘令子汰其淫哇刪蕪雜去纖佻清新雋逸自無慚於大雅云云 及觀所選隨園詩僅二十首隨意編錄似未嘗經心者不特香象渡河數語全行刪去且藉存其詩而大肆譏訕以為隨園可議也生前不應作諛詞館曰諛之於前而後有悔心何不并其詩刪除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乃既佩其才華復妒其聲望而又不敢塗抹其盛名遂故作抑揚語欲掩前此貢諛之醜至拉出吳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夫嵩梁少時依傍隨園門牆希冀一語獎勵以聳動公卿耳目固人

所共見共聞者何於隨園身後竟爾逞其狂吠等於今之鳥嘴獸羣輩耶嘉慶庚辰先世父出守湖州嵩梁贈詩末云我識碧瀾堂下路願爲六客繼濤遊推尊極矣親書短軸以送即索百金去嗣刊詩集此首不存先世父曾笑爲勢利之交予錄出屬林薌溪廣文攻之海天琴思續錄中昔張商英作元祐嘉禾頌司馬文正祭文上呂公著詩求進移書蘇頴濱求入臺多諛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語後乃乞撲司馬公呂公神道碑嗚呼朝野小人此物此志也

腰輿

腰輿以手挽之別於肩輿也南史張寶積乘腰輿詣蕭穎胄今漢大臣中有

賜紫禁城騎馬者或年已衰老或不善騎馬許用小椅一託以平板兩旁設短木桿以二人舁之入滿大臣非年七十者則否蓋即腰輿之遺製余官京朝時見汪嘯庵總憲元方譚竹巖廷襄董醞卿恂兩尚書皆能策騎而行合肥李節相鴻章

賞馬時年甫四十有六據鞍振轡緩踏玉墀又吾江北

人所常習也欽王子懷少宰（茂蔭）以南人乘騎不慣又
不欲添輿夫之費仍步行入朝一日與余相遇東華門
余笑謂曰公儉不中禮敢委
君既耶公亦笑無以答至肩輿入直者如長文襄（長齡）
曹文正（振鏞）富文誠（富俊）潘文恭（世恩）皆出
特恩咸豐同治以來惟惠端親王恭親王乘轎進內則
又兩朝
聖人敬長酬庸之曠典矣
覺生先生遺稿

余既捃輯鮑覺生先生未刻詩四卷復從子年太守處得先生零星手稿無集可入慮其久而散佚也爰登之隨錄中以誌景仰

蔣韋玉先生燁遺墨贊爲程樂靜泰題

古也有志民生于三猗師教之君親義參薄俗曰頹禮經疇肆去故即新生而倍棄欸欸程生昔于蔣師監染荊琢念茲在茲手澤弗諼紉曰提耳遺墨是珍況云退軌高義古情邁于等儕披觀棖觸實感余懷黃海雲歸紫泉月冷思我哲人涕下如綆謂先師吳澹泉夫子

張楊園先生像贊

前身仁山曰張楊園幅巾道袍倚風禁寒儁會寫之曉滄繼焉侍御陳君見而睪然倩野雲氏摹之素縑嗚呼先民邈矣九原不有好事罄欬曷存氷由水成火以薪傳我爲贊詞以詔後賢

宋平遥竹苞禱雨贊

放勳遺封曰古陶邑有崇山焉飈出雷入英英宋侯來綰邑符時值暵乾走望而趨侯躋厥巔穆與神對神俯而答吾膏汝遠油雲葦興惠風徐徐侯永還邑

甘霈已濡豈惟濡之又滂沛之毗抒叟呼曰永賴之翳神之靈翳侯之愛敬告後賢芳嶶無沫

宋忻州竹苞伏狐贊

公昔禱雨神惠伊溥公茲伏妖神感匪遙惟公與神以雨而化惠豈公私感豈公借古陽曲地今公祠鄉父老相告軼事能詳治譜克傳彖賢斯在鋪此贊詞泳懷遺愛

徐晴圃方伯同年炘從軍圖贊

府設掾史軍有諮謀記室典籤風騷炳彪習唐以降

實存名改諸侯賓客心膂斯在堂堂徐卿修武緯文入贊密勿出參雄軍終南之山峻與天際蝶旋鳥伸疲苶萬騎以一書生慨慷其間盾墨四飛影羽而還欃槍暮沈優伯朝告西望隴雲宿障如掃圖之煙楮被以聲詩壯哉斯游談者色飛棄繻請纓吾少也志鬢霜已秋掩卷吁嚱

陳定齋先生玩易圖爲閩之同年若疇題

玉門濩鐵擿折十言宣一畫泄漢宋競理象歧猶先生一貫之起邊陽官中外震无咎乾知退萬山中手

一編俛學摯服拳拳猗先生不可作天地心聖賢躅
嗟末學向紛如高山仰在斯圖

雲門六叟圖贊爲喬鷗邨先生

昔唐九老有狄兼謨涑水疊之耆英是俱喬公六二
論年猶少以道則尊名高德劭偕彼五叟萃爲六逸
秀胖豐頤其氣沖謐鳧鳥倦飛鷗邨獨還雙槳碧漱
一筇青山繪之畫圖中以歌詠千載風流霞奔玉映

晉江杜貞義姑贊

不男而庭趨不婦而治廚不娶而撫孤集蓼茹荼撤

環頊者七十年有餘以敉厥居以揄厥廬閱再世而將六雛以光啓其門閭偉哉乎杜氏之姑

讀書圖贊 爲安虞卿作

維春之韶麗哉皇京玉河始清羣芳載榮靡靡綠楊關關流鶯書帷既褰琴和酒清撫卷長嘯四無人聲落花不言新詩偶成羈懷浩然何羨組纓

詩龕圖贊 爲法梧門先生

猗猗長松下蔭高竹天風臨之振響如玉中有詩人積卷盈屋不知冬春何論榮辱落花微紅曉月初綠

詩懷浩然如水赴谷斯龕斯圖惟千載獨

誠一先生像贊 為吳錫麥作

學誠心一貌清而頎伯陽知足遵子覺非生不入東林黨歿而祀淮海祠鴻之冥冥耶鳳之師師耶非夫樂天知命而不疑者耶

愛石圖贊 為王石如作

金之將將不如石之硜硜玉之瑑瑑不如石之硌硌卉木之便娟不如石之堅頑惟介斯貞惟不才斯壽惟嶔嵚而怪醜斯不為萬物垢噫嗟嗟夫是之謂石

文

訓兒語

道光初元辛巳孟夏余將解組兒也韋衣有姬康成

無慕靖節倚裘書此示庚廣兩兒

一曰慎起居勞倦之軀當懲旣往孱弱之質宜戒將

來正心以清其源窒慾以遏其流如是而已

一曰省思慮傳箴越畔禮須出謀悠悠我心耿耿不

寐此大惑也昔余覆轍作爾前車

一曰澹榮利窮通有數富貴在天榮者辱之媒利者

呰之數匪能外之姑云遵之

一曰擇交游益友輔仁燕朋廢學交游不慎害不勝言親君子遠小人是謂能擇

題徐晴圃同年拈花行看

同年徐晴圃方伯以行看子屬題問何名曰拈花余展觀之畫憑檻執蘭狀余謂方伯曰此宜名采蘭不當名拈花也方伯曰有說乎余曰有方方伯之為此圖也時在閩閩蘭甲天下方伯何宣來此布德意申條教則崇蘭扇芬也式古訓肅官儀則紉蘭為佩也

培善類伸士氣則滋蘭九畹也進君子退小人則藝蘭十步也而且室有同心則蘭言可誦焉庭有佳樹則蘭蕙爭翹焉其于蘭也登坂而尋之披榛而采之不其汲汲矣乎若夫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乃釋氏超悟之說非所語于方伯斯時也又況綺牕獨憑瓊蕚在手廬山面目宛然矣方伯笑曰有是哉請更其名曰采蘭

題司空表聖詩品

碧月隨水梅花不知萬籟蕭然其中有詩耳受則窒

口滕益離咄哉司空乃拾得之元氣在手溢而爲辭珠霏錦粲不著一絲清琴罷彈好風徐吹後有作者其曰口口

鞍韅說

覺叟市一鞍以飾騎騎自秦中來被而馳于郊騎驚叟墮傷股叟惜鞍之新也纍而皮之西室之隅一日移几下几長十尺局兩足納鞍綽有餘也是夕叟不寐起凭几作書罷歸東室卧少選鼻端有煙氣疑之四顧無所見復就枕俄聞擊析者呼遽起趨西室則

火赫然然遏于几末炎且急沃以水火滅而鞍燬焉叟俯而思蓋作書時誤投燭燼于鞍上也或曰異哉叟惜物而物燬物固不宜惜歟或曰鞍不移不燬是燬于移也或又曰幸也鞍之移纔一日其燬數也設不移則其地倨他物所燬將愈甚叟笑曰然哉諸子之言也抑日者謂予六十將大厄鬟騎而墮厄矣豈鞍祟耶今鞍燬則祟者去吾其免于厄矣且烏知鞍之祟非爲我德乎作鞍燬說

擬朱子毀秦檜祠檄

竊見故丞相秦檜虺蜴爲心蛛蝥舞智頭能壓日威震主而竊自北庭德果格天議和戎而迫成南渡舉天下志士仁人之氣銷作佞彔極古來亂臣賊子之奸無其倫比寃哉逖相空歸絕徼之魂痛矣岳侯竟抱奇寃而死其他毒害不可殫原幸而潛伏冥誅未盡忠良于一網何得濫叨血食徒貽唾厲于千秋亟予毀除用申彰癉

三后羣后

儀徵阮氏敘劉向列女傳謂汝后稷作汝居稷漢去古

未遠必有所據乎顯然之已載於隨錄中因思畢命之三后協心指周公君陳畢公呂刑之三后成功指伯夷禹稷秦誓羣后以師畢會指大會孟津之諸侯古人用字甚寬似於君后等字亦不甚分別后稷或是居稷之誤若三后羣后其辭顯然斷無訛舛也四子書干戈朕琴朕離騷朕皇考曰伯庸臣下自稱尙如此安見后之不可稱臣下耶

連敖票客

功臣表載韓信入漢爲連敖票客師古曰以其票疾而

賓客禮之故云票客票音頻妙反

洪武追封紀信爲王

漢高祖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論功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共百四十七人周呂建成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論者每謂紀信周苛同困滎陽一以守城被烹一以誑楚被燒苛之子成以父功封高景侯而信獨無聞讀高祖詔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一語竟不爲捨身救王之乘黃屋左纛者一動念漢於功臣負耶否耶信

墓在滎澤縣魏書及水經注并詳之宋真宗景德四年幸西京經信冢贈位太尉明正統三年勅重建紀信廟追封滎陽侯謚忠烈命有司致祭皆見於 大清一統志中河南固始縣城隍忠佑王廟有洪武五年五月五日詔勅一道云咨爾紀信漢代忠臣秉捐軀之節命如葉輕甘蹈火之慘心比丹赤約會固陵君方避厄漆井圍困滎陽臣竟赴難東闕孤忠興劉開四百年之運大節誑楚成千萬載之名何躋足以封疆忍大壯而忘紀幽魂沈淪千秋遺恨朕因闡揚以慰忠靈維彼滎陽爾

信昇遐之區特祠之祀之乃若固陵爾信從龍之地亦祠之祀之爰追封爾紀信爲護國翊漢幽明顯應本縣城隍忠佑王永鎭爾邑爾妻董氏爲護國翊漢輔忠一品夫人爾父紀百棟爲護國翊漢忠佑王爾母黃氏爲護國翊漢輔忠一品夫人子紀潼爲護國翊漢輔忠世子嗚呼移孝作忠貞心凛凛如在取義成仁浩氣耿耿常新鑒投水之韓成波捍白浪三千思入火之紀信焰結紅光萬疊事出兩人行同一轍前後輝映若合符節漢盡明禋顏爾廟額有志景從敬畏奇烈欽哉念哉特

勅按明高帝與陳友諒戰鄱陽時友諒驍將張定邊前
犯上舟舟適膠淺沙賊圍迫幾殆親兵總制韓成曰事
急矣古人有殺其身而成君者臣何敢辭遂服上袍冕
對賊衆赴水中賊衆歡呼萬歲戰遂懈而常遇春從旁
舟射定邊上舟得脫破友諒後詔封成高成侯因漢之
未封紀信乃追封之此元至正二十三年事蓋至洪武
五年始頒勅建廟耳英宗正統間去洪武已五十載豈
不知高皇帝追封詔旨何以復贈爲榮陽侯謚忠烈夫
先侯而後王可也旣王矣而又贈侯爵絕無是理禮臣

不應疏忽乃爾明丁自申紀侯廟碑記　本朝吳香亭侍郎玉綸固始縣城隍忠佑王序皆未加考證惟姓氏譜載信立廟於順慶曰忠祐誥詞云以忠狥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後世知君爲重身爲輕雖靡捐不避者侯何有焉云云忠祐二字却與洪武詔旨合而誥詞亦未詳何人所作也

九仙公主

唐王建九仙公主舊莊詩杜紫綸詔謂唐公主列傳無九仙之名惟方伎傳載元宗時有夜光者因九仙公主

召見溫泉亭按劉禹錫亦有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詩云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門開青草日樓閉綠楊風將犬昇天路披雲赴月宮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據此是武皇駐蹕當在會昌年間然武宗七女并無號九仙者禹錫於會昌中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豈宣宗時禹錫尚在耶姑存以竢考

錢以瑛條奏

雍正間知縣錢以瑛行取入都補授御史條奏三事一請 飭各省督撫勒令尼姑還俗一民間養女至二十

歲外者請　飭督撫諭令速行擇酌一民間鬬毆每起於數十文之微請令有司於境內查明需用數十文錢之窮民賞給錢文濟其緩急以息爭端奉

上諭甚屬鄙瑣不通著以主事原職銜勒令休致回籍其條奏亦著發還

告狀

今民間控訴於官衙者曰告狀按狀札也又牒也北史魏秦王翰傳翰子儀道武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伏士中

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遂留閭召恐發踰牆告狀帝秘而
恕之此殆告狀二字之始

供養

禮月令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供養下奉上也
詩有母之尸饔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飲食之具自傷
不能供養也供亦作共養音恙後漢章帝建初五年春
二月朔日食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
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
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

車將親覽問焉其目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按帝母馬太后崩於四年六月故有新離供養語李密陳情表臣以供養無主亦此義也

鄉試增五言詩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裁去表判增用五言八韻詩隨園老人送香亭鄉試詩云　聖主崇詩教秋闈六韻加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風華　按六韻當作八韻是科先伯曾祖餘齋公諱煒　由癸酉科拔貢售京兆其試帖實五言八韻也

擬籌積貯書

管異之孝廉同有代人擬籌積貯書是一篇絕大經世文字非尋常紙上空談者也書云臣聞京師者天下之大本積貯者國家之大務今海內飛芻輓粟歲至京師意京倉所積穀多備數十年少亦宜支數歲而以臣所聞不過僅支一歲而止臣甚駭之記曰國無六年之畜曰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以國家之全盛積貯止此設不幸東南有水旱漕不克繼或淮徐兗濟之間有大盜如王倫者阻於途俾不得達

或畿輔倉卒有事用穀倍常時三者有一焉雖有研桑不知計所從出矣且夫一州一縣之大倉庫空虛則事至而無以辦況於煌煌

帝都

宗廟

乘輿之所在者乎以

國家之威

皇上之仁聖曩所云三患固萬萬不當有然而思患豫防勢之所及也患既至而後爲之所勢之所不及也此

臣之所以大憂也臣竊惟

國家富強本踰前代當乾隆中歲京倉之粟陳陳相因以數計之蓋可支二十餘歲乾隆之去今時既未遠加以數十年內未闕一州未損一縣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備二十歲而有餘今則僅支一年而不足論者皆謂週年以來苗賊迭起水旱間作

高宗皇帝屢施蠲免之恩

皇上數沛停徵之惠坐是積貯虧缺不能復舊臣以為是固然矣而抑猶未盡伏查京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兵

糧二者去通漕不過十分之六其一養工匠歲賜之粟名曰匠米匠米在當時去京倉百分之一今則人數百倍於前而米去京倉十分之一矣其一

國初定鼎宗臣封親王者六曰豫睿禮鄭肅莊封郡王者二曰順承克勤

世宗皇帝之弟封親王者一曰怡賢此九王者皆世襲罔替七親王之世子世封親王其他子則封公公之子封鎮國將軍二郡王之世子世封郡王其他子亦封鎮國將軍凡鎮國將軍之子封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子

封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子封奉恩將軍凡俸親王萬斛郡王五千公二千以次降合而名曰恩米夫九王之初封其子孫不過數人後則愈衍愈衆至於今枝繁葉盛蓋其人已數倍於前矣而

國家封爵賜米必一一如其人數是以

國初恩米去京倉不過百分之一今則不啻十之三四矣以通漕十分官俸兵糧去其六匠米去其一恩米去其三四是故一歲之漕僅敷一歲之用漕一不足則必抽借積儲者日絀而新者無贏然則京倉之粟日減日

慮二十年而大變於前者無足怪也夫
國家之大所賴以辦事者官所賴以捍患者兵官俸兵
糧勢不可減而我
朝於滿兵盡人而養之自乾隆時論者已憂焉無善計
耳至於工匠則事不同矣經曰既廩稱事又曰考其弓
弩以上下其食然則古之工匠食稱其事初無虛養之
時今之匠役無事而食者蓋過眾為今日計莫若裁汰
散遣僅留其魁若干人俟有興造然後及時召募計其
工而賜之食如此則下無游食之民上無虛縻之賜而

所謂匠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九王之子孫爵祿豐厚此自
國家追念前勲恩德至渥然臣聞之親親有殺尊賢有等以人臣之嗣世同
皇昆弟
皇子之封其酬勲已至極而其他子孫又人人食王公之祿則待之毋乃過優乎
國家享祚億萬年諸王子孫日衆海內物力必有不給之時人臣與國同休戚

主上賢之而私室豐盈諸王之靈抑恐未安於地下也爲今日計爵則仍之祿則減之彼其人果才賢自可爲國當官別受在官之俸而愚不肖者不得濫叨厚賜如此則宗室皆知奮勵而所謂恩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夫匠米恩米復減如前則京倉所積歲已有餘以數計之蓋三年則可餘一年之食九年則可餘三年之食然則不出十年而京倉之積貯已多矣論者或謂匠米可減也減恩米恐非聖世所宜行臣請有以折之昔周之初大封同姓而武

王昆弟五叔乃無官矧其子孫豈容不辨別賢否而概以王公之祿予之宋相王安石議減宗室恩例宗室伺其出擁馬首安石厲聲斥曰祖宗親盡則祧何況賢者諸人遂無辭而退至哉言乎不可以人廢也臣愚以爲此事也行有五利焉京師積穀有餘一利也匠民散於民間畿輔穀賤二利也諸王子孫不驕惰三利也積穀有餘則徑可停運一二年而用其間以大治河工四利也旗丁但予坐糧則所云幫貼者省而州縣之虧空可彌矣五利也變一事而與五利補救之謀無加於此

若夫興水利議屯田裁減滿兵糧額事體重大非旦夕所可行臣今未敢議焉

蕉軒隨錄卷五終